



CI HU DIE

雌蝴蝶

白天光 著

一位俄国收藏家为了捕捉一只蝴蝶，误入中国
关东大森林，引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活剧……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雌蝴蝶

白天光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雌蝴蝶/白天光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2
ISBN 7-5306-3478-X

I. 雌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055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235 千字

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 定价:17.60 元

一部由一只蝴蝶引出的大森林和女人的小说

一部融关东文化和大森林神秘的小说

一部别样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小说

一部由俄国人日本人中国商人僧人土匪

和有灵性的怪兽结构出的传奇故事

第一章

托洛索夫误入中国大森林，被中国皮货商迷惑……

赵显驰把俄人放在炭火圈儿里，撸下了他的劳力士手表。

少女小枝子进了木屋：这是四姑的家吗？

托洛索夫是介于绅士和傻瓜之间的那种俄国人，或者说，托洛索夫是个十足的笨蛋。

托洛索夫一脚踏上龙骨沟时，他还没有感觉出，他已远离了他的蜜月和他可爱的祖国。

托洛索夫新婚的第四天，新娘卡·罗娜在屋里叫他，让他快点把一瓮牛奶送给他的岳父，然后再同她一起坐马车去看罗高诺夫集体农庄她的舅舅。托洛索夫拎着牛奶瓮翻过一道篱笆，走进一片白桦林，又跃过一条小溪时，他忽然看见不远处的野曼陀罗花枝上，落着一只耀眼的东西，让他怦然心动。那是一只蝴蝶，一只让他足足等了十几年的蝴蝶。那是只罕见的蝴蝶。他的老师列夫·格瓦里，曾指着皇家博物院的一只蝴蝶标本，告诉他：我们命名这种蝴蝶叫黑伞。这是俄罗斯

的骄傲。可惜,她是只雌性的。雄性的黑伞,将是世界上蝴蝶类的珍品。西伯利亚一天天变冷,这里已经不适合它的生存,可以预言,几年以后,我们将看不到黑伞的影子。黑伞是迷恋俄罗斯的,他们不愿意走……托洛索夫,我的孩子,能寻到黑伞的雄性标本,让它的美丽在俄罗斯昆虫史上化为永恒,将是让人着迷的事情……格瓦里的眼里露出了一个科学家的民族气质,这很让托洛索夫感动。

托洛索夫在小溪旁静止了,如一幅静物画,他捧着奶瓮,被清晨的阳光切割成黑白分明的静物。托洛索夫作为陪衬,而被大自然忽略。托洛索夫死盯住那只“黑伞”。“黑伞”汇聚了世界的奇妙:它那两扇翅膀高高地耸起,不知是风的吹拂,还是它投入地舞蹈,操练在情人面前的妩媚。它的舞姿,无疑让所有看到它的生命体,都会为之惊叹。一定要捉到它!

托洛索夫忘记了他和黑伞以外的世界。

托洛索夫拼命地追着黑伞。黑伞好像看出人类对它的痴迷,当托洛索夫疲惫不堪的时候,它便停落在绝对谐调地陪衬它的花朵或是枝藤上,又尽显它的妖娆。托洛索夫便在气喘中,再次被它的魅力所打动,又重复着他的愚蠢。

托洛索夫由痴迷于黑伞,变成仇恨于黑伞,就像当年他去追求卡·罗娜。卡·罗娜是个皇族的后裔,托洛索夫曾把一幅他精心偷视,而深印在脑里的卡·罗娜的形象,栩栩如生地画在油画布板上。他的老师,一个在哈尔滨圣玛丽亚大教堂做牧师的鲁道夫·瓦希里,称赞他把一个纯洁的灵魂印在心的镜子上,“罗娜,能让圣母玛丽亚微笑!”托洛索夫和鲁道夫在哈尔滨呆了六年,托洛索夫忍不住那个油画对他的诱惑,又

回到了俄罗斯。卡·罗娜已经结婚三年,托洛索夫不能容忍卡·罗娜被一个大胡子火车司机占有,托洛索夫曾动过杀死大胡子司机的念头,但又被大胡子对卡·罗娜的爱所感动。托洛索夫去了国家博物院,做了列夫·格瓦里的助手,每日临摹蝴蝶标本,让托洛索夫枯燥的心灵,滋生了美好的东西。托洛索夫开始放下画板,采集蝴蝶标本,也想在采集蝴蝶标本的乐趣中,淡忘卡·罗娜。几年以后,托洛索夫成了俄罗斯有名的蝴蝶标本收藏家,而在此时,卡·罗娜的丈夫,那个大胡子司机,也因酗酒,一次酒后在铁轨上睡熟了,被火车轧成了两段。卡·罗娜在半年后,找到了托洛索夫。那是个秋天的季节,托洛索夫在一河畔的小木屋里,正在摆弄他的蝴蝶标本。卡·罗娜推开那扇木门时,送给他一只蝴蝶:“伊索夫(爱称),这是一只红色的蝴蝶,家乡人叫它心蝶,它小得不能再小,但是它能飞到最远的地方——西伯利亚的寒谷地,因为它身上有温度……”

托洛索夫接过那只“心蝶”,一笑,扔了:“罗娜,这不是一只蝴蝶,这是一只米蛾子,它以采薏米的花粉为生,离开薏米它就死了。卡·罗娜,我需要的不是它,而是你,我心中的蝴蝶……”

罗娜也笑:“罗娜也是一只米蛾子。”

托洛索夫无语,半晌才说:“我呢?”

“你就是薏米……一棵永远不知疲惫的薏米。”

托洛索夫苦笑:“米蛾子,是薏米的仇敌。”

.....

夜幕落下时,托洛索夫已走进山里。

黑伞在黑夜时,也没有消失,它栖息在一棵白桦树的树枝上。那树枝上盘缠着一棵野葡萄,鲜嫩的叶子上,有清亮的露水。月光把叶子、露水变成黑伞的装饰,使黑伞的存在,让大森林多了些神秘。

“我会捉到你的,哪怕你飞到天外!”托洛索夫躺在桦树下恶狠狠地诅咒。托洛索夫忘掉了罗娜的呼唤,他在半夜的那个梦里,他把黑伞捧到罗娜的面前,罗娜的惊喜就像他们拥有的那个新婚之夜。“罗娜,明天,你就会看到一个奇迹,一个让俄罗斯收藏家们惊喜的奇迹,托洛索夫,是俄罗斯收藏家中的伟人!”

托洛索夫醒来时,他的美梦彻底成了泡影,桦树上的那只黑伞已经不见了。凭着他的感觉,和对风力的判断,黑蝶只能飞向东南。

托洛索夫走到傍晚的时候,他已无法辨别准确的方向,此时,他也能隐约听到深山里棕熊的吼叫,他意识到,美好和死亡都在逼近他。

托洛索夫的痴迷和自信,使他又走向了大森林的深处。他在格瓦里的著作《收获的世界》里看到这样的句子:“收获离你很近,其实只要你前进一步,收获就是你的……”

托洛索夫淡漠了卡·罗娜,而大森林的一线天空,告诉了他许多美丽以外的东西。

托洛索夫想在几天内寻到黑伞,他想,他会捉到它的。

他在亢奋中,不觉三天过去了。

他已步入一个奇异的山谷。

山谷被一层薄雾覆盖着。但薄雾中还兀现一块青铜色的

石岩,那石岩上还生着婀娜的紫藤,这很奇怪。

山谷的气息是腥味和清香的混杂。

除了他不熟悉的林木,还有他不熟悉的小动物。一条山涧在山谷中穿行,蜿蜒着。涧边的野草上,也有零星的蝴蝶飞舞,这些蝴蝶托洛索夫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……托洛索夫自信,黑伞也会飞到这里来。

托洛索夫有些饥饿,这些天他全靠野果充饥,此时他很想能见到一个村庄,或者一个人。他在涧边终于看到一排清晰的脚印和一只吸过的烟蒂。他又嗅着这周围的气味,他感到,不远处一定会有人。他警惕地走着,走出一里多路,他被一条深沟拦住。他把头探向沟,他被沟里的情景吓呆了:那里有不少的白骨,分不清是人骨还是兽骨。在惨状中,他注意到了一只死熊和一具人尸。

托洛索夫还是跳了进去。沟里的血腥味,让他感觉到,这里就是生命的题解。他翻过那具人尸,见是个健壮的中国汉子,他已经面目皆非了,只有那嘴巴还挂着些许的轻蔑。他的腹部被棕熊咬伤了,在一摊黑色的血污里,他还能辨出这汉子的心脏。他又去看那棕熊,那棕熊挨了两枪,但那两枪都没打中棕熊的要害。那棕熊的两只眼睛被刀扎瞎了,看来棕熊是丢失了眼睛之后,撞到石岩上死的,也许它把那石头当做了它的对手。

托洛索夫竟意外地发现了一支双筒猎枪,和一盒子火药。又走几步,还发现了一瓶酒,一把弯了的匕首,和一只很脏的口袋。他解开口袋,那里散出了诱人的香味,他从里边掏出一块烤焦的东西,他不知道这种食物是什么做的,他咬一口,是

奇香的味道。他又喝了一口酒,觉得灼热,是烈性酒。托洛索夫又喝了一口,觉得涌来一股惬意。他喝了半瓶酒,有些醉意就唱起了歌。

他在唱歌的时候,又发现了一只口袋。他打开,以为还有什么美味,不料却是些毛茸茸、沉甸甸的东西。他仔细辨认,是棕熊的掌,是十几只熊掌!

托洛索夫惊愕着。他不明白,这个中国汉子为什么割下这么多的熊掌,中国汉子是个疯子?中国汉子和棕熊在这沟里的生死拼杀,显然是中国汉子的野蛮和棕熊的抗争而演出的悲剧。

托洛索夫重新再返回那山涧旁,竟生出了一种对生命的自怜。沟里的悲惨情景,和山涧花丛间蝴蝶的美丽,形成一种反差。他忽然觉得,他很傻,他该回去了,他要回到卡·罗娜的身旁。

托洛索夫醒酒的时候,他竟兴奋地把那猎枪装满了药,冲大森林的上空放了一枪……

托洛索夫的枪声惊动了山谷,也惊动了山谷深处的两个人。托洛索夫的枪声响过,他也听到了山谷深处回应的一枪。托洛索夫不知道这是大森林猎人之间的一种语言交流;或者是救助、或者是友善的联系。彼此一方如果正与野兽搏斗,听到枪声以后,对方回应的一枪就是一种声援,几分钟以后,他们会聚在一起。

托洛索夫不知道这大森林的规矩。他先是以为是他的枪声在山谷中的悠久回荡,但仔细听去,回应的枪声,要比他的枪声清脆。

果然一会儿的工夫，托洛索夫眼前就出现一男一女两个人。男的是四十几岁的汉子，而女的则是十八九岁的姑娘。托洛索夫判断，他们也许是父女俩。

“你好！”托洛索夫的汉语很利落，但托洛索夫的笑很夸张。

壮汉一身奇异的打扮，让托洛索夫很吃惊。

壮汉头顶西瓜帽，帽顶的红豆像女人的唇。上身着礼服呢制服，细辨认好像是剥了徽章的军服，也好像是日货。下身的裤子是不着色的皮裤，说不清是鹿皮还是狍皮。壮汉脚蹬的却是一双俄国皮鞋，棕色的，几乎与托洛索夫脚上的鞋一模一样。壮汉的腰间缠着很宽的虎皮，在肚脐处还有一块铁结。虎皮腰带上插着一只锃亮的手枪，身后还斜背着一支粗陋的土炮。显然，刚才那清脆的枪声是从那锃亮的手枪中发出的。

壮汉的脸上没有强悍的东西，白嫩的面皮，倒像个女人。胡须只有零星几根，尤其他的两眼透出精明。

壮汉看见托洛索夫时没有惊讶，也没有恐惧，大咧咧地过来，说了一句很不像样的俄语“哈拉哈拉少”，然后，拍着托洛索夫：“想不到，在这老深山里见到个老毛子！”又好奇地说：“你会中国话？”

“我在中国哈尔滨生活过四年。”托洛索夫笑得很亲切，又友好地靠近他：“怎样称呼你？”

壮汉一笑：“皮货商，赵显驰，人叫赵掌柜，也叫赵娘们儿，是对我的夸奖，因为我心软、手软，就像个慈母，哈哈……”汉子笑时露出一颗犬齿，真有些女人的味道。

赵显驰在笑时已把托洛索夫打量个遍，甚至每个细微的

地方都猜测一遍。赵显驰料定，他不是个有意逃进中国森林的越狱白俄，就是境外无意误入森林的俄国商人。赵显驰是个见多识广的人，俄商他见得多了，但他在托洛索夫身上没有看出多少精明，而托洛索夫的憨相也不像白俄暴徒，倒像个做列巴的匠人，或是个在中国乞讨想回家，而又没钱的俄国流浪汉。

“想回境外，你的老家？”赵显驰也对他的判断感到得意。

“不，我刚从俄国过来。”托洛索夫说得很轻松。

“有何贵干？”赵显驰退了一步。

“为捉一样东西，一样让人着迷的东西……”

“为捉一样东西？老虎、梅花鹿，还是……”

“一只蝴蝶，一只黑色的巨蝶！”托洛索夫语气庄严，像在做说一个国王的名字。

赵显驰想笑，但又收住了，他立即感到，眼前的俄国人也许是个疯子，就试探着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在俄国是干什么的？”

托洛索夫擦着脸上的汗：“鲍米·托洛索夫。俄国博物院科学家助理，俄国著名收藏家……我还有个中国名字，是我在中国时，一个中国朋友起的，叫老苞米。”

一直不言语，躲在赵显驰身后的少女嘻嘻笑了。

赵显驰告诉托洛索夫：“是我的侄女儿。”

托洛索夫在打量这少女的时候，眼里露出喜悦：“姑娘很像一个人，像我一位中国医生朋友的女儿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姑娘显然不敢说话，她看一眼赵显驰，还是说了：“叫刘雪枝，小名枝子。”又冲赵显驰一撇嘴：“他是我姑父。”

“雪枝，好听的名字。”托洛索夫好像在酒吧同姑娘说话，心情极好。

“是我的国文教师起的，我的国文老师是个诗人……”姑娘疲惫的脸上有些愉悦，好像她对俄国人并不陌生，又说了一句俄语：“PaABac BHAcд(真高兴见到您)。”“住嘴！”赵显驰狠瞪了小枝子一眼。小枝子又退到他的身后。

“我们再见吧。”托洛索夫转身要走。

“站住。”赵显驰拦住了他。

托洛索夫回头，见赵显驰脸上的女气又恢复了，声音也很软：“老苞米，难得我们在林中搭伴，我们谈一笔生意吧？”

托洛索夫一耸肩：“我是个笨蛋。怎么会做生意？”

赵显驰狡黠地一笑：“生意是人人都会做的事情。生意就是你的需要和我的需要的交换。你不是要捉那只黑蝴蝶吗？我可以给你捉住。告诉你，我也是通蝴蝶的半个专家。中国南方的蝴蝶比北方多，最珍贵的叫三尾凤，英国人可以用一台洋车换那标本；而北方的蝴蝶就少些，但都体大色重，多有巨蝶，也是很值钱的。你说的大黑蝴蝶，就是山里人说的黑兔子……”

托洛索夫高兴得要拥抱他：“这么说，你也是蝴蝶标本收藏家，我们是知音，你帮我捉到，要我给你什么都行……”

赵显驰说：“你知道中国北方大森林里，最有能耐的兽和人是什么？最有能耐的兽是老虎，最有能耐的人是皮货商！你以为是猎人？猎人的枪口对准的是兽，而皮货商的枪口对准的是猎人……你这俄国人，我这话说得太深了，你不懂。总之，大森林的东西，都是我的。天上飞的，林中跑的，树上落

的，岩上跳的……不出三天，那只蝴蝶就是你的。我不讨你的便宜，我只要你腰上挎的那壶酒……如果我没猜错，那是半壶……”

托洛索夫笑着，从胯上拽出那黑乎乎的铜壶，摇了摇：“老朋友，都是你的……”把那酒壶递给赵显驰。

赵显驰用手一挡：“不行。商人讲的是公平交易，没有捉到那蝴蝶，我绝对不要你那酒。”

托洛索夫拍他肩膀：“没关系，捉不到没关系。”

赵显驰看那酒壶：“老苞米，那酒壶肯定归我的。请你跟我们走三天，我捉不到那蝴蝶，我给你磕三个响头。”

托洛索夫把酒壶重又掖起来：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

他们沿着山涧的窄路，往南走。

他们走到一处坡埂。坡埂前面是一片灌木林丛，见那灌木丛里现出一片白花花的东西。

“真是洁白如雪的山花！”托洛索夫用汉语嘶哑地抒情。

赵显驰骂了一句托洛索夫永远听不懂的脏话，就说：“老苞米，到了异国，就必是要看花眼的，告诉你，那不是山花，那是一群羊，一群少见的山羊……”说完，他熟练地把肩上的枪斜过来，从怀里掏出一只葫芦，从葫芦里倒出火药，把火药顺着—根铜管倒进枪膛，还没等托洛索夫看仔细，赵显驰已把枪捻子燃了，连续从枪筒爆出两团火，几十米远的山羊群里就腾起烟雾。山羊是很傻的东西，它们不知火枪从哪儿射过来的，都迎面跑过来，托洛索夫在大叫时，这群羊才向相反的地方逃去。

“枝子，拣只肥的拎过来，我们吃晚饭，也给这老毛子朋

友开个荤!”

小枝子胆怯地走过去，拣最近的一只羊，拽过来，丢在赵显驰的脚下：“这羊真可怜。”

托洛索夫经不住诱惑，也进了灌木林。这家伙很贪，他竟扛回两只山羊。

赵显驰就哈哈笑：“我见过的所有俄国人，都是这个德行!”

赵显驰很熟练地剥着羊皮。

赵显驰又让小枝子燃起篝火。托洛索夫用刀挑起羊肉，等第一块羊肉熟了的时候，他恭敬地递给赵显驰：“赵掌柜，该你先吃!”

赵显驰也不客气，撕咬起羊肉。

托洛索夫还是忍不住把那壶酒拿出来，递给赵显驰：“赵掌柜，咱们先一方交货，我相信你。”

赵显驰用手一挡：“商人之语，决不是戏言，再说，这半壶酒你我谁喝了，也不会过瘾，还是等它归了我以后，遇到山中巨兽，整上一口，就是十个人的胆量!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!”托洛索夫拧开酒壶盖，深深地吸了一口香气：“真是好酒!”

“我没说错，这酒壶是地道的山里猎人的宝物，不知为什么到了你的手里，是图财害命，还是意外所得?”赵显驰的眼里又露出令托洛索夫畏惧的光芒。

托洛索夫指着远处的山林：“往前走，有个沟。那里有一具人尸，还有一头死熊。我这杆枪、火药、酒壶，全是他们的。我是第一个目睹这个惨状的人。我有理由把这些东西收藏起

来,变成我向朋友讲述一个传奇故事的道具,尽管这是个不该发生的故事……”

“故事,是好故事。但老苞米,你可知道,这故事发生的地点?”赵显驰一脸的鄙视。

托洛索夫把一块未熟透的羊肉费力地咽下去:“中国大森林!”

赵显驰抄起一块羊骨啃着:“这是中国东北部大森林最险要的地方,叫龙骨沟,沟长无尽头,走上十天半月也未见得出去。这里地势险要,山中奇兽应有尽有。走进龙骨沟,就等于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没有皇帝,也没有公平,强者就是皇帝。”

“赵掌柜也有如此胆量到龙骨沟来?”托洛索夫问。

“我倒是没有什么胆量,只是龙骨沟太不让人安分,我每进一次大森林,每闯一次龙骨沟,就是一次命运的转机。我原来是个私塾先生,我也做过一任县衙的文官,但世态炎凉,与官相争,我是甘拜下风,我要过一种人的生活,我觉得,人若有钱了,就是爷。第一次我进龙骨沟,用两担盐换了三张虎皮,让我有了房产;第二次我进龙骨沟,我用两匹东洋布,换回四张虎皮,让我有了一家当铺;这次我进龙骨沟,出去,我就是个财主……”

“还换虎皮?”

“龙骨沟有一只奇虎,黑毛,虎纹是白色的。人叫黑雪,这是只雄性虎,龙骨沟仅有一只。有人用十二锭金子换这张虎皮,说是这虎皮能驱邪……十二锭金子,我的妈呀,这是什么样的价钱!”赵显驰有些癫狂了,十几天大森林中的寂寞,

欲望未达的压抑,让他面对一个俄国人,一个俄国傻瓜,尽情倾泻。

“黑雪可有下落?”

赵显驰忽然恶起眼;“下落,我怎么能跟你说起下落,这是商人的忌讳!黑雪已经不存在了,被猎人捕获了,剥皮了,等我去拿!”

“真有本事!”托洛索夫高声赞叹。

赵显驰手中的两块羊腿不断翻动,被火烤得滋滋响。忽然他对托洛索夫说:“老苞米,去拣些干柴。”

小枝子要去,被赵显驰在暗中拽住了。

托洛索夫高兴地去了。

托洛索夫回来时,赵显驰把两条烤焦的羊腿举起来:“山里人有句俗话:在大森林遇到的人,都是永生难忘的朋友。林中的朋友,心里都不怀有杀机,因为人类面对兽类时,人类总是能携手与兽作战,其实,这点,兽类也可以办到,它们共同与人为敌时,更团结,更英勇……朋友,老苞米,大森林的艰难行进,让我们彼此都多了一份力量,请接受我对你的恭敬……”

托洛索夫接过一只羊腿,嘴里吐出俄罗斯人别致的抒情:“黑伞、黑雪,都是诱人的,它们是最美丽的,我们会拥有它们……”

赵显驰看着托洛索夫把那只羊腿吞下去。托洛索夫吞下的好像不是羊腿,是一个属于他的世界。

赵显驰心中的暗算没有错,果然,托洛索夫吃下那只羊腿不久,就昏昏欲睡了,他想要说什么,没有张开嘴,就栽倒在篝火旁。